

成功之路

第十六章：“吾皇永别”，也曾光耀赛场

“吾皇永别”（Adieu au Roi）是一匹红棕色雄马，由种马肯梅尔所生，脾性相当焦躁。他潜能巨大，但骄躁的情绪令他无法在赛事中完全发挥实力。“吾皇永别”在拉菲马场上初露锋芒，胜出一场小赛事，李思博认为他有潜力胜出在隆尚举行的难度更高的奥卡尔二级锦标赛。



1992年 Hubert de Watrigant 笔下的“吾皇永别”

1992年5月10日中午，李思博和克莱门接我进入马场。那是我首次到马场观看自己的马匹出赛，李思博因此显得比平常紧张。我忽然之间一反常态进入马场观战，是因为要尽地主之谊，带着从纽约来巴黎探望我的挚友刘亭亭观看赛事。亭亭聪敏娴雅，她的父亲刘少奇于1959至1968年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把她介绍给李思博认识。当李思博知道面前这位女士是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时，更加激动了。



中国共产党领袖：（从右至左）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毛泽东（1950年）

徐文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4-1959年间）徐向前的儿子，是我和刘亭亭共同的朋友，我和亭亭就是通过他认识的。

文连在三藩市创立了一家高科技公司，他亦是我的兄长黄锡礼（Patrick S.L. Wong）博士的好友。我的兄长黄锡礼是一名美国顶尖科学家，他凭着药物输送系统的发明，于2005年获得美国“年度最佳发明家”荣誉。我本人也很喜欢科学，所以经常会在电话中花上数小时向兄长讨教药物输送系统的问题。文连亦经常向他求教。



黄锡礼那时正在伦敦帝国学院攻读博士后学位



先进的药物输送系统

文连介绍亭亭给我时，说刘亭亭是现代新中国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从1966年至1976掌权的“四人帮”时期，我都身在欧洲，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只限于西方媒体的报导，是亭亭让我能够深入了解那些历史。



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

刘亭亭的父亲刘少奇在1967年被“四人帮”拘禁，打成“反革命”和无产阶级“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狱中备受摧残折磨，直至1969年在狱中逝世。亭亭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进了冤狱。



“文革时期宣传画”



“四人帮”在 1981 年受到公开审判

亭亭的身份背景、冤狱经历，以及后来在哈佛商学院取得工商硕士后摇身成为现代中国出色的商界女性的传奇成就，都让她成为我心目中最特别的人物之一。那时候，她是美国多家跨国公司的代表，经常要来巴黎出席业务会议。



外甥女詹妮弗（Jennifer）、刘亭亭和崔黄紫
灵在隆尚

我们出赛的马匹通常由骑师波登策骑，所以当李思博告诉我们，他决定让英国骑师斯温伯策骑“吾皇永别”，出战卡奥尔二级锦标赛时，我们都不禁感到奇怪。不过，骑师斯温伯早在少年时就曾策骑三岁雄马“识价”，胜出叶森打吡和爱尔兰打吡大赛，并因此名声鹊起。所以李思博让他出赛应该有利而无害。总之，在李思博看来，我只需要负责付养马费，而我儿子家亮则负责领奖，就是这么简单！



斯温伯策骑雄马“识价”，穿着阿迦汗皇子著名的彩衣

“吾皇永别”赢了漂亮的一仗，李思博大大松了一口气，大家都欢呼雀跃起来。家亮走下去与李思博拉头马，而我、女儿嘉心和刘亭亭就在冠军领奖沙圈栅那里等他们。



“吾皇永别”在奥卡尔锦标赛胜出。从左至右：斯温伯、崔黄紫灵、崔嘉心、崔家亮和崔宝荣

刘亭亭难掩兴奋，把李思博呼作“伯乐”，称“吾皇永别”是“千里马”。我和刘亭亭都觉得“吾皇永别”肯定会成为一匹赛马巨星。



飞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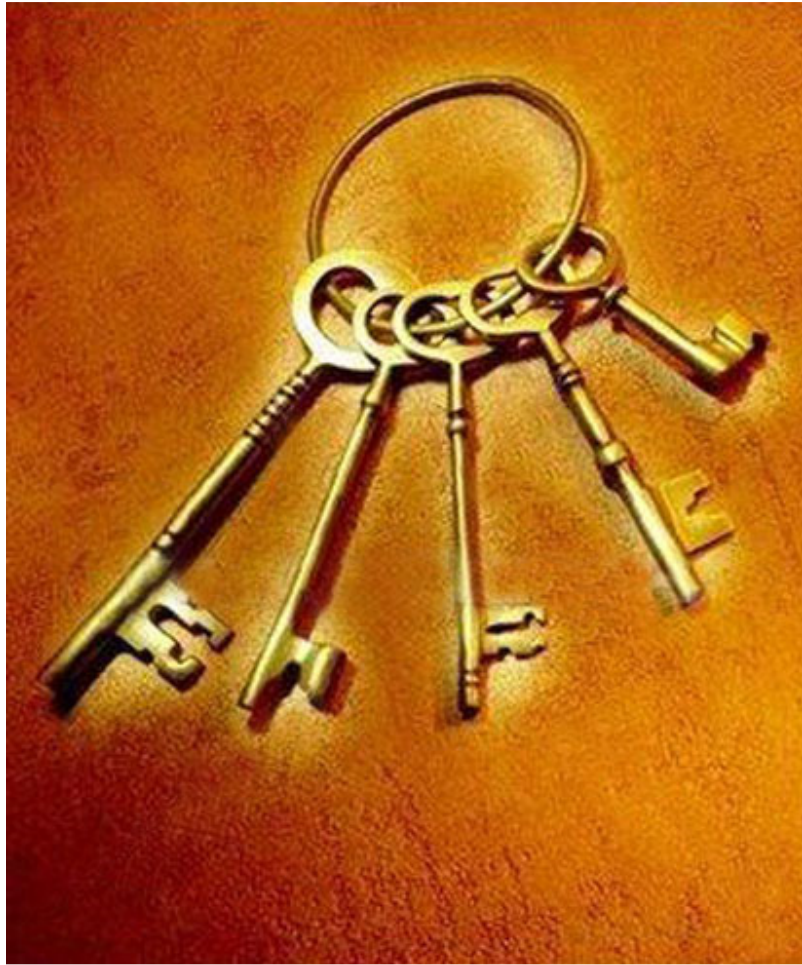
康熙皇帝骑“千里马”射猎——郎世宁作（1661-1722）

但是后来，“吾皇永别”在法国赛马会大赛仅仅跑得第八，巴黎大赛也只跑得第四，我们对有些失望。李思博觉得“吾皇永别”可能要在不熟悉的场地比赛才会点燃斗志，因此在当年八月又带他到多维尔出战一场重要比赛。这一回，哪想到情况更糟，他居然在闸口打开时踟躇不前，拒绝与其他对手一同起步。大家看了都不免灰心丧气。李思博决心要改变他的怪脾气，于是带他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城。那里天气暖和，冬季也可以比赛。



不愿入闸的马匹

是时候重返赛场接受挑战了。1993年4月4日夏葛特二级锦标赛，李思博确信已经解决“吾皇永别”的症结所在，可以让他出赛了。



哪一把钥匙是对的？

我们盛装赴赛，家亮还特意穿上他的红色幸运外套。比赛开始，“吾皇永别”的确有与其他赛马一起跳出闸口，但出了闸口之后，他却拖着马蹄慢跑，不肯追赶其他马匹。他的丢人表现让我们在巴黎赛马界颜面扫地。



人群哄笑



颜面尽失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李思博的马房探望“吾皇永别”。我在这里遇到了著名时装设计师活希源（Courreges）的夫人。她建议我们把“吾皇永别”交给美国著名的「马匹治疗师」蒙蒂·罗伯茨（Monty Roberts）进行治疗。



活希源（Courreges）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时装设计师

尽管李思博仍心存疑虑，但是我点头同意了。“吾皇永别”与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的一匹马一起被空运到美国圣巴巴拉市的“旌旗招展”农场（Flag Is Up Farm）接受治疗。不过很可惜，这次的治疗尝试最终以失败收场。两年之后，我把“吾皇永别”运回法国做种马，但由于他已声名狼藉，没有育马者愿意带母马来与他配种。我无奈之中只有用自己育马场的母马与他交配，生下很多美丽的小马。但是却没有愿意购买这些小马，因为他们的父系脾性奇怪，所有买家都望而却步。最后我只好把他送给一座小农场，让他在那里与农场主人作伴。



“吾皇永别”与蒙蒂·罗伯茨

“吾皇永别”在美国圣巴巴拉市附近的
“旌旗招展”农场（Flag is Up Farm）



“吾皇永别”正接受治疗师的“心理”治疗

“冒险家”是另一匹波登穿着我先生的黄色彩衣策骑及胜出的赛马，他曾于 1992 年在圣克卢尔德三级赛以及拉菲特三级赛中胜出。这匹灰马更在 1993 年在埃德蒙三级赛事中以七个马位夺冠。



“冒险家”在埃德蒙三级大赛以七个马位胜出

丈夫认为是赛马造成我精神紧张，常常失眠，所以逐渐对赛马失去兴趣。但我依然热情高涨，对“海都市”充满信心，知道她不会辜负我的期望。这匹马承载了我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她永远也不会让我失望。我的儿女、克莱门和李思博都抱有同样的信念。我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那些质疑之声迟早都会消弭。